

今日声音

令人不解的是,既然该路段人流量和车流量都比较密集,可是至今为何没有设置红绿灯和斑马线?这大大小小不少的交通事故难道还不能让有关部门警醒吗?

让红绿灯尽快亮起来

V 你说我说
oice

重庆荣昌县对400多辆公交车配备专门标签,上面标有公车编号、举报电话等。若发现公车出现在景区娱乐场所等地方,可以进行举报。被发现3次公车私用现象将受到处分。(3月1日《重庆晨报》) 侯江:下回直接喷车上。

“绝大部分公务员办公需要开车,一般是先坐地铁到单位,再去申请开车办事,再乘地铁回家。”东京负责治堵对策研究的专家透露,整个东京都厅有1万多名公务员,公车却仅有10辆左右,因为“很少用到”。(3月1日《广州日报》) 《北京晚报》:远景。

湖北省赤壁市在供水一户一表改造后,对用户设置每月5吨的保底用水量,不足5吨的按5吨收费。赤壁市供水总公司称,目前水价太低,企业亏损严重,不得已才出此决定。(3月1日《楚天都市报》) jhou:不是新闻,是奇闻。

湖北仙桃被誉为中国的“体操之乡”,曾出过四位奥运冠军。许多家长将儿女送去学体操,但有9/10的孩子无法进入省队,成为职业运动员。这些被“淘汰”的孩子无法再适应普通小学的正常生活。(3月1日《新京报》) 张丽:争当分母。

R 淇河时评
eviews

□李鹏

2月23日晚,新区华夏南路与黄河路交叉口发生一起车祸,一辆出租车将步行的张女士撞伤。肇事司机刘师傅称,事故责任在他,当时对面车灯发出炫目的蓝光,他看不清前方路况这才撞了人。(详见本报2月25日3版《新区华夏南路与黄河路

C 世相漫议
artoon



□王攀

山东部分医院被曝向病人收取3元的输液椅费用,而这收费项目是经物价部门核准的正当收费。医院的工作人员称依据的是山东省物价局的文件,并不是乱收费。山东省物价局表示收费是为了给患者更好的保障。(详见本报昨日9版)

平心而论,输液椅费果真不能收吗?医院的一切,包括输液椅子,都是成本;这些成本要么来自政府投入,要么来自患者负担。换句话说,医院收取输液椅费,也在情理之中;而且很多医院都在收,只是没有单列出来而已。相反,单列出来,要比隐藏在其他收费项目里,更容易被监督,这还是好事。但为什么这个输液椅费如此不招人待见呢?

与其说输液椅费收得不合适,不如说是患者借输液椅费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,这个块垒是:一些医院在逐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;屡屡见诸报端,冰

他说:“羊已经丢了,还去修羊圈干什么呢?”结果第二天他去放羊,发现又少了一只羊。他补了羊圈后,就再也没有丢过羊。

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,最好能将危险扼杀在萌芽时期。若没有做好防范,出了事情,那就要迅速拿出对策,弥补挽救,将损失降到最低点。令人不解的是,既然该路段人流量和车流量都比较密集,可是至今为何没有设置红绿灯和斑马线?这大大小小不少的交通事故难道还不能让有关部门警醒吗?

过往行人走此要眼观四方,多数司机从此经过提心吊胆,可见该路段急需设置红绿灯和斑马线。亡羊补牢,为时不晚,期望有关部门能够听听群众呼声,让这个路口的红绿灯亮起来。

输液椅费为啥不招人待见

山一角的医疗回扣触目惊心;医患关系紧张。当人们看到原本是公益机构、非营利机构的医院成了营利单位,原本该救死扶伤、遵纪守法的一些医院和医生为了利益在医疗腐败中越陷越深,原本是白衣天使的医生公然宣称病人死得不是时候打扰自己梦乡,公众就积累了不满和愤怒,以至于看到输液椅费,哪怕应该收取,也会自然而然地反问,到医院输液,连椅子都要收费,还有啥不能收费的?

医药费的不透明,让收费得以暗箱操作,也是看病贵的关键原因。所以,医药费有必要公开。而不能总等这个行业要么是是个别良知医生爆料,或者医药代表反水,才让公众知晓。

民众对输液椅费不待见,并不是输液椅费不可接受,也不是暗示医院将这部分费用隐藏在其他收费项目里,而是对一些医院医药费不清不白的不满。对于医院来讲,不辩解输液椅费,认真考量医患关系,才是根本。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娟文 著

三十四

“当——”,天宁寺的晨钟敲响了一声,韩振淇仍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,烛光摇曳,照着他一夜未眠的身影。

提着大半篮子蜡烛的张校长走到韩振淇面前,看他还没有动静,弯腰吹灭了蜡烛说:“可要没收了啊,不遵守学校制度,一律没收!”

“我错了,以后一定遵守纪律。”韩振淇连忙站起来,向张校长承认错误。这时,起床的钟声响了起来。

浚县是儒家学派发祥地之一,这里是“孔门七十二贤”之一——端木子贡的家乡。子贡小孔子31岁,善货殖,家累千金。子贡善言辞,常驯马束帛,来往于诸侯之间,使孔子之名扬于天下。

一次,齐景公问子贡:“孔子是位贤者吗?”子贡说:“孔子已经是圣人了,怎么能说是贤者呢?”景公又问,“孔子如何‘圣’呢?”子贡说:“不知也。”景公变了脸色说:“你说孔子‘圣’,可是又说不知道怎么‘圣’法,你莫不是在戏弄寡人?”子贡说:“臣终身

戴天,不知天之高也;终身践地,不知地之厚也。我跟着老师学习,譬如渴了,就拿起勺子、水壶到江海取水喝,直到喝饱为止,哪里会知道江海有多深呀!”齐景公微笑着说:“你有所夸张吧?”子贡说:“不是夸张,恐怕我说得还远远不够。对于我的老师来说,夸张与不夸张都没有什么用。如果我去夸他老人家,就好比用两手捧土去让泰山增高,这对于泰山来说,能有多大用呢?如果我去毁谤我老师,又譬如用手去挖泰山的石头,又怎能有益于泰山的高峻?”子贡对孔子的赞美,可以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师生星月映射,传为佳话。

孔子去世后,弟子们守孝三年后纷纷离去,唯有子贡守孝六年。浚县尊师重教,代代相传,大伾山顶的东山书院里走出不少儒家弟子。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将一代名臣王越的灵柩送至浚县后,就在东山书院讲学,闲时写诗作赋,东山书院后因此改名为阳明书院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党和政府在大伾山下建立了高级中学,为高等院校输送了一批批学子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恢复高考,全省文、理科状元连续几年都出自这所学校。临近考试了,张校长不是鼓励学生秉烛夜读,废寝忘食。而是提着篮子收蜡烛,督促学生好好休息。

张校长把半篮子蜡头放在脚前,说:“听唐老师说,你准备报考畜牧专业,是不是在家养鸡鸭尝到甜头了?”韩振淇笑了笑说:“您知道我养鸡鸭了吗?”

“我是干啥的?就是专门研究你们的,少给我打马虎眼。”

“报考这个专业中不中?”

张校长没有直接回答韩振淇的问题,他说:“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背后,是一部炎黄子孙与穷困、饥饿的抗争史。全国解放前夕,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时候还说,‘我走了,留给共产党一个大问题,那就是五亿人口的吃饭问

题!’解放后,党和政府鼓励报考农林渔牧专业。一个人的前途、命运是与国家分不开的,为国分忧是每一代中国人的使命。只有为国分忧,才能找到自己奋斗的方向,你才会有作为,历史才会永远记住你。”

张校长早年毕业于省立师范学院,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,他被分到了偏远乡村教小学数学。每一次运动都是活靶子,直到“文革”结束,才让他重新回到高中数学教师的岗位上,好多学校聘请他前去教学或任领导,但他毅然留了下来,历经坎坷的他对于人生有着深刻的感悟。

听了张校长的一席话,韩振淇如醍醐灌顶,更坚定了报考畜牧专业的决心。

起雾了,团团迷雾依山而聚,宏伟、高大的石佛藏在雾纱之中,浮丘山好似触手可及,时隐时现,如一片扁舟在雾浪中缓缓飘荡。

起床钟敲响后,学生们纷纷涌进一中的大门。

三十五

八月仲秋,枝繁叶茂的老槐树敞开它博大的胸怀,把口渴难忍的行人、喜欢乘凉的老人和玩耍的儿童都接纳到了怀抱中。这一天上午,几只喜鹊登上了老槐树的枝头,“喳喳”叫个不停,老槐树下纳凉的老人们咕咕,不知道谁家喜事临门了。

老槐树下的水井有三十来米深,井水清澈甘甜。一年四季,南来北往的,收麦播种、走亲访友的,卖针头线脑、修缸补锅的,路过井前,只要看见有人挑水,都要就着桶沿畅饮一番;挑水的也绝对大方,任你喝个够。夏天的井水更是冰凉清冽、甘甜爽口,卖冰棍的在槐树下没人发过财。

小满囤挑着水桶来打水,刚提上来一桶水,邮递员小吴骑着自行车来到了老槐树下,把车一停,走到井台

上,就着水桶喝了个肚圆,起来抹了抹嘴,仰脸看几眼老槐树,问旁边的人:“韩振淇在哪儿住,给他报喜了,今年高考他得了头名状元。通知书来了,报纸都登出来了!”小吴说着抽出了报纸和通知书。在座的人都惊讶地站起来,围了回去。

小满囤惊奇地跑过去,探着头迫不及待地问:“啥?俺石头哥头名状元?”他突然想起去给石头哥报信,说,“我去叫俺石头哥。”他一边跑,一边喊着“头名状元,头名状元……”

小满囤喘着粗气到了二门口,张口就喊,“石头哥,头名……”他忽然就想不起来了,挠挠头又想起个“啥状”,接着喊了起来,“石头哥,头名啥状!石头哥,头名啥状……”

陈晶放假回来,正跟韩振淇在屋子里说话,听到满囤的喊声,赶紧跑出来,看到满囤还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喊“头名啥状”,俩人都觉得蹊跷,韩振淇朝满囤头上弹了一下,笑着说:“听听这响声,你的头长得可真壮。”

满囤顾不上疼,仰着头说:“真的,送信的小吴把报纸都拿出来了,叫你去呢!”

韩振淇考了理科头名状元,被中国畜牧大学录取了的好消息,一时间全村的人都知道。来韩家门楼祝贺的人挤满了院子,却不见韩振淇的影子,他去了哪里?

韩振淇此时正坐在淇河岸边的荊花丛中放声大哭,无名的悲痛像冲出闸门的洪水,一泄而不可收。人真是奇怪,明明是高兴到了极点,却往往用泪水来表达。

淇河养育了他,淇河深厚的文化氛围陶冶着他。在这里,他走过了人生最低谷。是三爷陪伴着自己,用一个又一个民间故事,激励自己发奋。天寒地冻时,晶晶那心痛的泪水和哭声,犹在耳边。一句句掏心窝子的话,让自己朝着大学完成了最后冲刺。

“石头哥,你在哪儿?快回家吧,乡

里的大干部来看你了!”小满囤的声音打破了他的沉思。

韩振淇站起来,只见小满囤满头大汗,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跑了过来。

起风了,田野里荡起万丈绿波。秋风吹进槐树庄,挺拔、茂盛的老槐树晃动枝叶,好像也在哈哈大笑。风吹进韩家门楼,老枣树身上挂满了“灯笼”,石榴也咧开了笑嘴。

物欢人也欢,院里站满了祝贺的人。韩振淇还没进门楼,小满囤跑在前头就喊了起来:“俺哥回来了!”

韩振淇走进院里,人们闪开了一条道,乡里干部、县里干部一一握住他的手祝贺,感谢他为淇河儿女增了光,争了气。乡里的干部还带来了一挂五千响的鞭炮,在韩振淇家门口“噼里啪啦”放了起来。

墙这边一片赞扬声,墙那边的犄牛也忍耐不住了,他站在石板上朝这边看,“嘿嘿”直笑。媳妇说:“你是干啥呢?孩儿也是考上状元了,去看看孩儿,说个祝贺话。”

犄牛掏出一根烟瘾上了,吸了一口说:“箱子里有二百块钱没有?”

妻子抿着嘴笑了,说:“有,拿去吧!”

“这还用说?一笔写不出俩韩字,孩儿考上了,我当叔的能空手过去?别看俺爷儿俩以前有过节,石头这回考上状元了,我心里也高兴,他将来就算当了大官,能说我不是他叔?”(33)

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
鹤壁专卖: 鹤壁日报社1楼

热线: 3338633 13323926333